

苏渊雷全集

哲学卷

苏渊雷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赵櫟初 题



苏渊雷 著

苏渊雷全集

哲学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渊雷全集. 1, 哲学卷 / 苏渊雷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5617-5751-2

I. 苏… II. 苏… III. ①苏渊雷(1908~1995)—全集
②哲学—文集 IV. 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9156 号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

苏渊雷全集·哲学卷

著 者 苏渊雷
责任编辑 李惠明
责任校对 李京林
封面设计 高山
版式设计 蒋克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插 页 6
印 张 19.25
字 数 345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
印 数 3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5751-2/K·298
全套定价 498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

编辑说明

一、为纪念文史研究学者、诗人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苏渊雷先生(1908—1995)诞辰 100 周年,编辑出版此《全集》。

二、本《全集》汇辑了作者一生的论著和诗词,共分五卷。按内容分为哲学卷、史学卷、文学卷、诗词卷、佛学卷。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佛学各卷编辑原则为:按著作、论文、随笔、序与跋编排,凡收入本《全集》的原单行著作之序跋不再重复收录。诗词卷按体裁分类并以时间先后为序,日期不明者列末尾。

三、作者曾原定历年文稿,辑为《钵水斋选集》、《中国思想文化论稿》、《钵水斋文史丛稿》、《钵水斋》等选集,1999 年 2 月又有《苏渊雷文集》四卷出版,现均重新编排。

四、在编辑过程中,仔细查阅了所能见到的作者手稿,对其中部分未刊稿,尽量择取。但限于人力和时间,难免有遗漏与错误,敬希读者指正。

诗词卷中《域外诗逖》为作者生前定稿,并已作序,但还未出版,这次经整理编排,凡旧译外国人名,均改为今规范译名。

五、《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源流略讲》一文为作者未竟稿。

作者以“六艺新估、儒学科判、诸子要义、清谈玄学、佛学抉择”五个方面系统介绍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,文章有助世人对于国故的全面理解,因此,我们尽量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。

六、作者生前还完成了大量编纂类书：

《小品妙选》(1935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,1992 巴蜀书社新版)

《诗词精选》(1935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)

《宋平子文钞》(1943 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)

《经世文综》(1943 年钵水斋自印并再版,1944 年三版)

《学思文粹》(1948 年钵水斋自印)

《国民经济实用辞典》(主编,1954 年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)

《李杜诗选》(1955 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,1983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新版)

《元白诗选》(1955 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,1982 年中州书画社新版)

《五灯会元点校本》(1984 年中华书局出版,至今仍在印行)

《王渔洋选集》(诗词选注,已选好诗、词,并完成了对诗的注释,词部分还未注释,故尚未出版)

共计约 300 多万字,因卷帙过大,此次出版《全集》暂不收入编纂类书,待以后有机会补充完整。

编 者

2008 年 5 月

序

苏渊雷教授生于1908年10月,比我长七岁。直到解放后他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,我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也来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,由于同为“中国民主同盟”盟员,才开始相识。在此之前,虽早知其名,读过他一些有关古代文学的文章,感到他的见解富有特点,值得学习,对他过去的许多情况,却所知极少。看得出来,他过去读过许多进步图书,观点很新,并有其自己的感受。直到近年才读到由他哲嗣春生教授惠寄的《苏渊雷文集》四卷和《苏渊雷书画诗文集》两种,才对苏老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与认识,令我非常佩服。原来他早在高等小学毕业后,十三岁时进入家乡会文书院,就开始进修古典文学,始读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唐宋八大家文及古近体诗,并及韵语了。1922年考入省立师范后,就开始参加讨论新旧文字,同时钻研古籍,以证新知。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、周秦诸子,开始于义理微处,有所思考、习作。1924年起,开始关注国事,投身社会运动。孙中山逝世,即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,任温州学生联合会主席,得读《共产党宣言》等秘籍,爱不释手。受其影响,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秋季转为中共党员,正式参加革命活动。四一二事变后不久,年仅十九岁的他,即被国民党省防军密令逮捕入狱,竟被判刑十九年。狱中他与同囚战友又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,并自修英语与西方不少文、史、哲名著,决心继

承烈士们未完成的使命。1933年,刑期已执行逾三分之一,被设法得以保释出狱。因与党组织失了联系,先后与出狱同志陆续会齐,参加党外围的各种工作,同时又通读了许多文、史、哲名著,并开始写作、发表论文。抗日战争期间,他辗转武汉、重庆等地,从事抗战后勤工作,在几所高校任教,并任报刊编辑。抗战胜利后,回京、沪任事、教学。全国解放后,在上海市军管会、华东财委会、华东师大历史系等单位任职、任教。1957年“反右”前,针对高校中存在的问题,曾应邀在《文汇报》与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过两篇文章,开始未见质问,不料于1958年“反右补课”时,却仍错划为“右”派,并逐去哈尔滨师范学院改造。四年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得以“摘帽”。十年内乱,复遭冤屈,插队落户,所更非一,终于还被勒令“退休”,遣送回籍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,拨乱反正以后,乃于1979年初,得自退休原籍浙江平阳迎回沪市复职,仍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。还陆续担任了不少社会重要职务。历经多次严重的囚禁、改造、挫折,苏老得以恢复名誉,改善生活,直到他于1995年11月13日因病逝世。这位早年即追求进步、向往光明的老人,这位在逆境中从未悲观、失望,反是发愤著书、自强不息,平生治学力主融通、批判综合、兼收并蓄,为人豪放洒脱、旷达大度、幽默生动的老人,终于重新得到了早已应有的尊重与理解,实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学术家、文艺家、能“究天人之际、通古今之变”的“通人”。超脱的自由的心灵,使他能有一种豁达的胸襟,在任何逆境中都能坚持理想,做自己能做愿做的学问,给后代提供很多有益的贡献。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,多么难能可贵!学者、朋友们都一直记住了他这种奋发精神。只有奋发自强精神,才使我们大家都能把工作做得更好。

苏老被称“诗书画三绝兼擅,文史哲一以贯之”,诚哉此语。通人多才多艺,处处能有高山流水之致,从容不迫,成其

大器，博学而又能深思，天人合一，自然而又清新。苏老有不少论艺文字，当再仔细学习，这里恕不详谈了。敬向他在天之灵，祝福安息。

徐中玉

2007年12月28日于上海

序 二

古语有之曰：“予之齿者去其角，傅其翼者两其足。”盖有见于造物者于含生之嗇也。人，含生之最灵者也，而彼苍者亦不稍假借：才赡者每贫其学，学富者辄窘其才。即以才而论，文非一体，备善为难；以学而言，业有专攻，通儒罕觐。顾事亦有不尽然者，历观今古，才而兼、学而通者亦偶然而有，此则间气所钟、山川所降，彼造物者亦不得不略开其网，然是盖人世亘数百年而不一遇者也。

吾友钵翁苏仲翔先生，以拔俗之姿，挟超人之慧。其治学也，则文史哲兼通；其为艺也，则诗书画并擅。且俱探其奥，必取其精，主会通而戒偏至，致广大而尽精微。词客画师，夙因可究；儒林文苑，青史皆宜。当世名儒才士，吾必以钵翁为巨擘焉。钵翁者，其造物者偶开其网、人世亘数百年而不一遇者乎？然间气之所钟、山川之所降，造物者虽不能禁，而亦有以逞其忌心焉。故先生禀悲悯之性，生多难之邦。少时奔走革命，陷狱七年；中岁身丁倭难，设肆渝州；晚年直道受诬，远谪粟末。迨及耄龄，欣逢更化，方以其学、其才、其艺鸣国家之盛，人皆以期颐之寿期之，而不意竟以八八之龄遽捐馆舍，而篋中尚余未完之稿、未毕之书焉。呜呼痛哉！呜呼惜哉！然则才而兼、学而通者，天虽偶许之降世，而必穷其遇、厄其运，而不许尽其才焉。由是观之，古人齿角、翼足之喻实莫能外，彼造物者固未尝略开其网也。呜呼痛哉！呜呼惜哉！

先生既逝，其哲嗣智生、春生，女晓曼、月笑，裒其遗稿，得四卷，计二百余万字。其中著作二卷、论文随笔一卷、诗词一卷。嗟乎！秦坑未蒸，鲁壁犹存，此非特神物护持，实亦贤子孙宝惜手泽之力也。今将交出版社印行问世，以先生侪辈中惟余尚视息人间，且相知甚深，不弃不文，踵门问序。余既悲老友之夭于天年，复喜其遗著终得长留天地，爰力疾敬为之序。

丙子六月安吴胡道静叙于海上

序 三

求一专家易，求一通才难；求一多专多能之通才尤难。进一步说，求一当代通儒、一代宗师则尤为难中之难。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取精用宏，融会贯通，学精文史哲，艺擅诗书画，以求是致用为准则者，钵翁苏渊雷教授也。

余与先生相识于十年浩劫之后，谊在师友间，诗酒往还，得益良多，追陪杖履近二十年，旧游历历，时萦梦寐。记得先生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概括诗的创作内容，不外“江山、生活、性情”，高度概括，扣人心弦。又如在苏州园林看先生揎袖挥毫，兴会淋漓；瘦西湖联床谈艺，听先生畅话前辈诗坛掌故；南北湖鹰窝顶聆先生高唱“诗到江山好”即兴惊人之句；豫园得月楼茶话听先生谈禅论史；尤难忘者，是初次相见，先生即出题以写“秦淮八艳”小说相勖，谓出版后定能畅销，提掖激励之情溢于眉宇间。旋以手写《玄黄》、《听鹃》、《鞭影》、《霜笳》等稿数巨册付余，嘱为甄选。时相晤对，如沐春风。回首前尘，恍如隔日，何胜怆然！

为纪念先生逝世十周年，先生哲嗣春生世兄将出版《苏渊雷书画诗文集》一书，从钵水斋众多著作中，精选若干诗文，同时汇集多幅书画佳作，合并成册，以饷读者。欲求较全面地介绍先生之道德文章与翰墨流韵。此事缘起，是海上名家后裔组成了“联谊会”，旨在开展海上书画艺术理论研究，收集、保存、出版海上书画名家之艺术史料。春生亦是书画名家，退休

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、教授。由其领头收集、整理渊雷先生之平生书画,并与先生之诗文著作汇成一书,无疑是一大盛事。乔梓艺术,相映生辉,亦海上一时佳话。

余与春生亦属旧交,十年前即相识,余在上海文学艺术院曾旁听其讲国画课,剖析入微,给人印象甚深。今属序于余,受命不敢辞,又窃幸有此机缘可以略陈对先生铭感之情焉。

先生早岁参加革命,陷狱七年,中岁坎坷,远谪粟末,而先生乐观、自信,淡然处之。自谓平生遇事“拿得起,想得开,放得下”。故身处逆境,不乏“宁静致远”、“高山流水”之想,此固豪迈性情使然,亦与学问素养有关,正如先生诗中所说“吾身已惯波三折,放眼乾坤日月长”,“我为众生入地狱,不辞苦厄敢生嗔”。俱可想见其既愤激又旷达、既是哲人又是诗人的灵慧与胸襟。

先生对诗学、史学、易学、佛学、中华民族文化,各有专著,各有胜诣。以辩证法、唯物史观为根基,遍收各科之现代最新成果,旁搜远绍,批判综合,融会精微,参以己见,以成其大。

其于诗学,对风雅、变风变雅、李杜异同、刘白流变,并及渔洋、定庵诸家,各有深刻评述,决无泛语、门面语,不似某些学者不能写诗,却大谈诗学理论,先生是真诗人,真诗人论诗,自有其甘苦与心得。

其于史学,分辨马班异同,商榷鉴别史料方法,论述刘知幾、郑樵、章学诚史学成就及异同,皆读书有间,洞中肯綮。

其于易学,有《易学会通》,取证佛老,旁参西哲,论极名通。又有《天人之际三纲领》一文,指出“天道”、“地道”、“人道”之奥秘,写得深入浅出,能浚发心灵。

其于佛学,则从释道安、鸠摩罗什、法显及玄奘之经历、译经、宗传,均详加考证、评析,指出玄奘集中印佛学之大成,南禅导宋明理学之先路,尤对禅学多有阐发。从禅学史到拈花宗旨,心印之法,都写得深、参得透,恍如一朵莲花,妙谛无穷。

先生有《孔学四论》，客观、公正、全面评价孔子在历史上应有的崇高地位。

先生有《文化综合论》，从致力于文化综合工作的先行者康、梁、章、严，说到胡适、陈明甫、李守常、梁漱溟，指出他们各有贡献，各有偏颇。可见先生以通才达识，翱翔其间，挹一钵水，恍见渊海。文化综合实为当今文化建设之重大课题。

盖先生之治学也，对哲学，反对某些人玩弄概念、范畴而昧于个别；不避疑难问题，凡理必穷其究竟，不作异说怪论以哗众取宠，不作含糊模棱语，不作偏至之论，厚积薄发，惟求其是。对史学，可信者则信古；可疑者则疑古，惟存其真。对文学，既重视经世致用，也不轻视流连风景，并不漠视同路人文学。先生以悲天悯人、好学深思、忘忧忘我的崇高精神，研讨各种学科，辞务洞达，理务圆融，此治学者最为难到之境界，亦对未来学界可作矜式者，若是则先生之遗泽远矣。

先生之诗，余尝论之，其诗初读，如神龙掣眼，已惊其斑斓；细玩，如谏果回甘。又喜其隽永，诗学深而诗功厚，上窥汉魏，远绍陶柳，七律夺剑南遗山之席，七绝分阮亭仲则之神，咏古访碑，则神逼坡老；怀人尊隐，则力躐定公。盖先生既邃史学，复谙释典，六法兼能，专博斯尚，故其为诗也，秦灰汉柏，慧日法云，沈博万象，胥为我有，遂使诗境益扩，诗味益浓。遍读诸集，以出塞入关诸作尤臻胜境，腹联如“陡觉违时伤老大，谁能负气忍伶俜”、“卅年肝胆知谁问，百样飘零始自疑”、“久拟祥金辞跃冶，竟同瘿木病多文”、“愁分绝塞经行远，事属明时欲问难”，尾联如“老我依违无一可，故应迹近动疑猜”、“忽思海上秋潮涨，持验心痕恐尚平”、“赤壁乌台同去住，何曾侧翅向人飞”、“万里龙沙浑住惯，怀人忽觉在天涯”，皆思深韵远，低回无限，情到意真，别开生面。集中名篇隽语，俯拾即是。兹所举者，不过威风一羽耳。总由先生白璧蒙冤，片云出塞，魂牵风雪，梦断关河，既爱明时，又伤积毁，故悲喜杂沓，荡气

回肠。

先生之书法，是学者书法，诗人书法，不限于摹仿某家，亦不墨守陈规，自具书卷气与潇洒出尘之姿，如行云流水，超脱天然。

先生之绘画亦然，不局限摹写对象形体，逸笔草草，自写胸中浩然之气。盖书如其人，画如其人，如其人之学风诗风，如其人之道德文章，如其人之才气纵横。

今名家后裔，或业绍其裘，或克绳祖武。春生兄既编纂先生遗著，又为先生作“诗意图”，以阐明诗意。可以想见，名家后裔及其同代人，传承前贤之流风遗韵，发扬而光大之，为文化增彩，为祖国争光，余有厚望焉。

田遨拜序于红雨轩

2005年9月

自 传

1908年10月23日,我出生于宋季爱国诗人林霁山和近代启蒙思想家宋平子的故乡——浙江省平阳县(今属苍南县)江南区一个名叫玉龙口的村庄。始名中常,字仲翔。1933年出狱后,易名渊雷。别署钵翁,又号遁园。曾用过逝波、易筑、苏翻、苏子等笔名。

玉龙口风景秀丽,河流交叉,我的祖辈在那里过着半耕半读的小康生活。祖父宗轼,是县学生员。外祖父徐笛秋,和祖父同年入学,是我启蒙人。父亲寿芝,兄弟六人,他最大。母亲徐氏,年二十来归先君,五年后,先君见背。孤儿寡妇,时见欺凌,在我幼小的心灵上,投下了阴影。在《玄黄集叙》中,我曾有过形象化的描述:

余生四岁而孤,兄弟二人,惟孀母是依。灯影机声下每睹慈容哀戚,辄悲不自胜。伤感之质,盖植根于此。母故不知书,然少慧,聆塾中人诵诗,即琅琅上口。一夕,风雨甚,拂晓窗外鸟声啾啾,母吟唐人“春眠不觉晓”绝句,伯兄暨余随声唱和,殊以为乐。

家有小园,先曾祖父梧生公手植杨柳数株,皆成围。夏日,绿阴如幄,余尝游憩其下。高柳鸣蝉,声声摇曳,斜阳一抹,脉脉微波,乃感大自然之同情为无限也。

儿时,每见地主催租逼债,闯入佃户家翻箱倒笼,仗势欺人,总不胜愤懑,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每寄同情;推而至于闻书掉泪,替古人担忧而不能自己。这些不仅逐渐形成了我日后愤世嫉俗和悯物煦悲的性格,而且也是我所以投身救亡运动和倾向民主革命的契机。

赴 学 求 友

我五岁发蒙,就学于私塾。后侍奉外祖父数年,受其古典诗歌方面的熏陶。

十二岁以第一名成绩，毕业于金乡高等小学。十三岁入南雁宕会文书院，从张汉杰师进修古典文学，始读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唐宋八大家文及古近体诗，并学韵语。

1922年秋，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（旧制本科在温州），获交蔡雄等学友，共同研讨新旧文字。蔡雄字思牟，为学朴实，喜探名理。尝与我论诗，谓谢朓“朔风吹飞雨，萧条江上来”二句，壮则壮矣，终不若陶公“微雨从东来，好风与之俱”之为一片神行，不费气力。他为文渊茂遒劲，上师魏晋。尝谓西汉古朴，难得其神，齐梁绮靡，不足取法；惟魏晋间文，情词并茂，斯为上乘。谈言微中，亦艺苑之珠林也。

五四运动后，新文艺兴起，蔡雄与我酷好之。结合同学朱维之、金贯真（烈士）等，先后组织“宏文社”、“血波社”，因文会友，以抒情怀。不二年，整理国故之说方盛，蔡雄与我自觉学植肤浅，守此非安心立命之道，转而钻研故籍，藉证新知。于是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、周秦诸子，于义理深微处，往往摭拾众说，参以己见，思成一家言。我俩所作诗文合刻为《中谷集》，张宗祥（冷僧）丈为题“兰言”二字。我造《唯美论》，泛论文艺。蔡雄有《人道篇》，洋洋数千言，关怀家国，笔下伤心。

1924年冬，奉直战罢，孙中山北上，倡开国民会议，我俩开始关注国事，投身社会运动。1925年五卅惨案，全国大震，革命风潮激荡，赓赓跨入新时代。此时稍稍明了国势国情，社会主义思潮渐入脑际。孙中山逝世，全国征求新党员时，我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。并担任温州学生联合会主席，从事温州各界救国会工作。得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共产主义ABC》、《新社会观》等秘籍，爱不释手。乃随举其义，以与现实相印证；并在校刊发表了《十月革命放歌》长诗。始读《楚辞》，作《骚怨》四首（诗集编年始此）。其间，我俩每借故外出，从事宣传演讲，校内外以“狂生”目之。

1926年3月18日，北平执政府前惨杀学生案起。耗至，我方据案，笔为之辍。与蔡雄奔走呼号，益无暇日。四月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夏间，衔学生联合会命，自温赴粤，代表浙江出席全国第八届学代会，临行，蔡雄握手告别：“别矣珍重！行见子之归，示我以新曙光也！”会成，参加张太雷主持的党团活动；访黄花岗，谒七十二烈士墓。归，作《粤游新记》，盛扬彼中新政。是年秋，转为中共党员，参加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活动。入冬，军阀孙传芳所属闽军窜温，人心惶惶。学校提前放假，蔡雄与我独留，思有所展。合编《一年来温州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展望》小册子。

我在学校就读时，课外即已嗜读《庄子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维摩诘经》等，养成了广泛阅读文史的兴趣。毕业时，毅然立下研索文史哲学的志愿，告别了学生时代，带着理想和志愿，迈向新的征途。

七年炼狱

1927年春，国民革命北伐军底定东南，百政待新。我等益奋勉，举凡教育、民运诸端，无不躬与其役。自恃年盛，不惮艰苦，日以不合污自持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，大好形势急转直下。4月15日晨，永嘉县党部突被包围。驻温省防军翁某声称：奉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密令，指名将我和戴树棠、陈仲雷三人逮捕入狱。

蔡雄独留温，力谋营救，濒险者再。5月3日，我等三人由温州起解，循海路经宁波转押杭州陆军监狱。接读蔡雄来信，给我以力量。他引黄仲则诗“马因识路真疲路，蝉到吞声尚有声”二句，要我细思之！狱中坚持斗争。我们绝食，传递书信，创办秘密刊物，彼此鼓舞斗志。又上书蔡元培，为全国被捕青年请命。后经所谓“特种刑事法庭”审讯，我被判刑十九年。狱中尝集黄仲则诗寄怀蔡雄，有云：“可奈离心争一寸，山阳空听笛声愁，天涯几辈同漂泊，岂有生才似此休！”哪知我们抵抗没几天，蔡雄即以惨死闻。山阳听笛，竟成诗谶，年仅二十，痛不可言。

蔡雄参加革命后，于学益进。遇有宣传文字，率由我俩属草。口授笔赴，伸纸疾书，情词涌发，警句自成。稿定，亦不知何者出蔡口，何者属余手，斯亦一时乐事，曾几何时，却成伤心史料矣。蔡雄是我生平第一知己。他的壮烈牺牲，使我的心灵深受打击。狱中写下一首《伤感之秋》，以“逝波”笔名，密寄上海《幻洲》半月刊（潘汉年主编）发表。长歌当哭，重燃起青春奋战的火焰。

从冰天雪地的北国里，涌出了
一轮红日，它放射出万丈光芒，
把占据着大地的黑暗一齐驱散，
胜利之神将给它历史上无比荣光！

从荒寒寥阔的北冰洋里，流出了
一道红色的血波，它翻腾滚伏
流过东海，把深蓝的海水染个通红。
哦，那不是红色的水啊，那是自由的血轮！

啊，古城里酣梦的人们被血波推醒了，
朦胧的睡眼被红光射透了！
起来啊，我们要逐争自由的波浪！
起来啊，我们要迎接千载一时的晨光！